

追月逐花 著

徐徐图妃

「她是甘苦自饮的闺秀
他是至尊无上的王爷」

一个斗智斗勇 “敌命运”

一个成竹在胸 “猎美眷”

她所走的步步为营
只是他的徐徐图之

徐徐 图妃

追月逐花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徐徐图妃 / 追月逐花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8.8

ISBN 978-7-5500-2925-5

I. ①徐… II. ①追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54194 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地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编: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E-mail bhzwy0791@163.com

书 名 徐徐图妃
作 者 追月逐花
出 版 人 姚雪雪
出 品 人 余 言
监 制 楚 河
责任编辑 王俊琴
特约编辑 张 丝
装帧设计 方凤娇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10
字 数 238 千字
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925-5
定 价 35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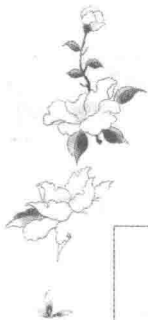
赣版权登字: 05-2018-30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

CONTENTS

- 
- 
- 第一章 妖狐般的女人 /001
- 第二章 闺房密码 /019
- 第三章 女书和消失的小妾 /035
- 第四章 俗人仙女皆败俗? /053
- 第五章 家中的暗室 /069
- 第六章 神女思凡 /086
- 第七章 小女大才 /103
- 第八章 家里家外，皆是祸患 /118
- 第九章 不可触及的情敌 /132
- 第十章 荣宠不敢受 /149

目录

CONTENTS

- 
- 
- 第十一章 神秘的首饰 /165
- 第十二章 佛寺里，污浊处 /181
- 第十三章 误入金丝笼 /198
- 第十四章 荣华惑人心，妾心却如铁 /216
- 第十五章 城外狐兵 /231
- 第十六章 情敌原来是公主 /249
- 第十七章 风雷暗起 /266
- 第十八章 祸起萧墙 /282
- 第十九章 朝天阙 //299

第一章 妖狐般的女人

一滴微热的眼泪滴到翡翠镯子上，催得那通透的绿色也快要流动起来。又是一滴眼泪滴下，凝在冰凉的绿痕上，映出一个女孩哭泣的脸。

女孩左手托着脸颊，右手捏着一只羊脂玉箫，不论是脸还是手都白得和玉箫没有分别。她出神地看着窗外那阴绿的竹林和竹林深处的小院，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往下掉。

女孩叫隋思涵，父亲是户部员外郎，丈夫是京都巨贾淳尚的二公子淳丰。在一般人看来，她的人生应该是完美无缺的。然而没有人知道，她的生活绝对称不上是完美无缺，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残缺。因为她遇上了一个把她当石头丢在一边的丈夫。

刚开始的时候她非常惊恐，以为是自己的妇德妇容出了问题。后来淳丰跟她说，他疏远她只是为了专心考取功名，对她的妇容妇德没有任何怨言。虽然仍然很不情愿，但听了这句话，隋思涵只得“安心”。她开始默默地等待，把自己当作那海边的望夫石。然而就算是海边的望夫石，也有经不起海风摧残的一天。一直以为自己可以永远等下去的隋思涵，今天忽然发现，自己再也等不下去了。

都怪那个在她面前炫耀幸福的浅薄妇人。如果没有她那些刺人的

话，隋思涵不会忽然失去冷静。其实隋思涵早就痛苦万分了，崩溃只是时间的问题。

冰凉的水粉和胭脂，敷出一张冰凉而又通红的脸。闪亮的金钗和垂珠，映出一对在灯影中闪闪发光的眼。隋思涵飞快地重新梳头，化好妆，并穿上了参加喜宴的衣服。她打算，就在今晚，跟淳丰好好的谈一谈。又不是只有和尚才能考取功名，功名和妻子两全的方法总会有的！

穿戴一新的隋思涵轻轻地走到了竹林深处的院门边。

为了让儿子心无旁骛，淳尚专门拨了个小院让淳丰闭门读书。这个小院清洁幽静，里面有一排厢房，左边那个到现在还亮着灯的屋子就是淳丰的书房。

隋思涵牵起染满铜绿的门环推了推，发现里面拴住了。她的心猛地一动，从头上拔下那比牙签还细的金簪子，慢慢地戳进门缝里。门闩比她想象中要沉，不过还是被一下拨开了。

隋思涵轻轻地踏进院门，心跳得像怀里揣了个小兔子。淳丰把门扣起来应该只是想安心读书吧。他书房的灯不还亮着吗？

他书房的灯是亮着，却没有人影映在窗纸上。隋思涵在门口呆站了片刻，忽然猛地推开了房门。

没人。里面一个人也没有。隋思涵像猛然跳入冰水中被冻住一样，在屋里呆呆地站了半晌。一股火烧云般的怒意忽然涌上她的心头。

让灯亮着，是为了让别人误以为他还在。把门闩上，是怕人发现他不在。亮着灯，闩着门，再鬼鬼祟祟地翻墙头出去——想也知道是去干什么的！

隋思涵抬起已经被怒火灼红的眼睛，朝屋外打量了几眼，忽然冲出去把院门重新扣上，再爬到淳丰的书房床下藏好。她要在淳丰翻墙回

来的时候把他逮个正着，看他怎么向她解释！

三更了，外面似乎起雾了。隋思涵屏声静气地躲在床底下，感到寒露慢慢地从细网般的雾气中分离出来，再一点点地挂到她的汗毛上。她在全神贯注地等待墙头的细瓦被踹碎的声音。只要这个声音一响，她就立即冲出去。

“砰！”屋外忽然有重物落地的声音。像是什么人的脚直接落到了地面。这声音乍听起来只有一声，仔细听来却是很多声混在一起。隋思涵一激灵，正待侧耳细听的时候，却什么都听不见了。

慢慢地，一阵幽寒的香气流水般漫进了房间。接着外面似乎有一个女人在说话，燕语呢喃，几不可闻。隋思涵感到汗毛直竖，想要立即冲出去，却像陷入了梦魇般动弹不得。

片刻之后，香味和声音忽然全消，只剩淳丰一人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了进来。听到他的脚步声，隋思涵全身的血液都要倒流，又想跳出来质问他，却仍像陷入梦魇般动弹不得。淳丰在窗前稍站了片刻，然后就上床睡了。他辗转反侧，似乎怀有无限怅惘。等淳丰睡熟后，隋思涵才悄悄地从床下爬出来，站到院子里看着高墙冷月发呆。

门一直是闭着，墙上的西细瓦也没有踩踏的痕迹，再加上刚才那怪异的一声……他和那女人是怎么进院来的？那女人又是怎么出去的？难道他们还能在天上飞不成？

隋思涵呆呆地站在院子中央，感到凉意一点一滴地染满心头。她为什么这么害怕……她不应该害怕的啊！

天边有颗星星异样地闪了一下。隋思涵微微地打了个冷战，又回到淳丰床下藏好。

天很快就亮了。淳丰一起床就去探访朋友，走时，把院门从外面扣上。

隋思涵从床下爬出来，走到墙边叫她屋里的吴妈。她的屋子和淳丰的书房虽然隔了几个院落，但严格来说并不算远。吴妈很快就闻声赶来。

“哎哟，小姐，你这是……”吴妈看到隋思涵被反扣在院里，顿时吃了一惊。她正要细问，却被隋思涵沉着嗓子打断了，“什么都别问！先把我放出去！”

吴妈赶紧打开门，发现隋思涵一脸撞鬼般的神情，更加惊疑，却也更不敢多问。隋思涵让吴妈扶她到房中坐定，头也不梳，脸也不洗，扶着额头只顾呆想。忽然看到淳丰的书童云安从窗边经过，立即叫吴妈喊他过来。

云安只有十二岁，梳着两个总角儿，正捧着个饼子吃得香。他听到吴妈喊他，嘴里答应着过去，却准备从角门开溜，被吴妈抓着顶发揪了过来。

云安一进门就低头侧立，不敢拿正眼看隋思涵。隋思涵心里已经明白了几分，板起脸对他说：“云安，看你这样，大概已经知道我叫你来所为何事了吧？”

云安低着头不吭声。

“既然如此，你就赶紧把该说的说……”

“请恕小的大胆……”云安忽然“胆大包天”地打断了她的话，“这些事情，您还是问信安去吧。”信安是淳丰的另一个小厮，今天随淳丰出去了。

“我就问你！”隋思涵从没有被下人顶撞过，脑门一热，低吼着问，“你竟敢叫我去问别人？你怎么这么大胆？”

“二少奶奶，小的是没有办法啊！”云安忽然跪下了，“小的让您去问信安，一是因为他知道得比我详细。二是万一出了什么事情，他

比我担待得起！”

“什么？”隋思涵一怔，脸涨红了，除了因为怒意，还有狐疑。据她所知，信安并不比他更受器重啊，也没有什么大的来头。什么叫“比他担待得起”？

接下来，不管隋思涵怎么追问，云安死活都不再开口了。吴妈本来在旁边不吭声的，后来见隋思涵“降服不了他”，终于忍无可忍地开口，“小姐，别跟这小子客气，容老身把梅姐她们叫来，拿笤帚把这小子臭打一顿，看他还敢不敢隐瞒！”

梅姐其实叫梅香，是隋思涵房里的大丫头，和兰芳、桃馨和吴妈一样，都是陪房。历来都是陪房佣人对出嫁的小姐最忠心。叫她们一块来拷问云安倒也不是不可以。

“不，算了，他毕竟是相公的小厮，要把他打坏了，我们可不好收场……”隋思涵疲惫地掐了掐太阳穴，淡淡地说。还什么都不知道呢，绝不能打草惊蛇。她定下神来想了想，又从梳妆盒里拿出几个银豆子塞在云安手里，叫他不要对淳丰说她问过他。云安一看银豆子两眼就放光，接过银豆子一声不吭地走了。

云安走后，隋思涵就赶着去给淳夫人请安。之后被淳夫人留来说话，一直抽不出身去抓信安。好不容易熬到午饭后，大奶奶又差屋里的丫头来叫她一块去剥莲子。淳家妯娌表面上和睦，其实全在暗中较劲。妯娌间的每次会面都是一次小会战，谁要是在什么地方输了一着，就会在很长时间内沦为其他人的笑柄。隋思涵刚遭横事，正是怕人看出来的时候，理好妆容就匆匆赶去。

隋思涵走进大少奶奶玉如的房间的时候，大少奶奶玉如正跟三少奶奶冰谊夸耀她手上的碧玉戒指。她说这戒指质地温润，值三百多两银

子，是那个“对她非常好的相公”送给她的。

大家都知道这戒指是大少爷买的。但大家也都知道大少爷对她不好。大少爷淳贤一心只爱他的侧室莲心，一贯宠妾灭妻，这个戒指只算是冷落她的补偿。

虽然知道她在说谎，冰谊在听玉如夸口的时候仍是满脸黑气。因为玉如至少还有个装门面的东西，冰谊却连个装门面的东西都没有。冰谊的丈夫淳亨嫌冰谊相貌不好，成天泡在花街柳巷不回来，比淳贤还糟十倍。而隋思涵虽遭冷落，但不被外人所知，比起她们来可以说是幸福多了——她一直是这样安慰自己的，现在却觉得自己是在掩耳盗铃。

玉如吹完牛后就拉大家一起剥莲子。冰谊刚才在玉如这里吃了亏，不好当面发作，便在剥莲子的时候佯作聊天指桑骂槐。她假说她娘家有一相熟的人家，媳妇明明不受丈夫敬爱，却硬要打肿脸充胖子，对人家说丈夫对她多好。说这媳妇真是虚伪可鄙，令人恶心。玉如听她说话时仍是笑着，脸上却有一股青色迅速地漫开。隋思涵默不作声地着看着她们互掐，忽然发现冰谊讲话的时候朝她瞄了一眼。

隋思涵手中的莲子悄悄地掉到了红木雕花四角桌上。冰谊这目光，就像她知道什么似的。她是知道隋思涵被淳丰冷落？还是知道更多的事情？

老实说不管冰谊知道了什么，对隋思涵来说都是很糟糕的事情。冰谊和她一样出生官家，却不识诗书，容貌不佳，对女红也不是很通。冰谊自身资质如此之差，却又偏偏心高气傲，对隋思涵尤为不容。如果让她知道了隋思涵屋中的祸事，天知道会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。

隋思涵心神不宁地剥完了莲子，期间只记得冰谊的指甲套像根黄刺一样在她的眼前晃。冰谊学宫里的娘娘一样留着小指的指甲，还用金

套子套着。在隋思涵的眼里，那简直像根黄蜂的毒刺。

隋思涵逃跑似的回到房中，关上门就发怔。从昨晚开始她遇到的横事太多了，十七岁的她实在难以招架。

隋思涵在梳妆台边坐下，用手肘支着梨木刻花桌面，狠狠地掐着自己的太阳穴。她现在非常困，却头痛得睡不着。她就这样呆呆地坐着，意识渐渐变得模糊。就在这时她猛然发现身边来了一个人，顿时吓得跳了起来。

不是外人，是她丈夫淳丰回来了。他站在她身后，正用他那点漆般的双眸诧异地看着她。

一看到他那明亮的眼睛，隋思涵就感到一种莫名的怒意和痛楚。说真的，作为男人，淳丰算是非常清秀的了。古书中那些形容传说中的美少年的词句用在他身上全不为过。然而他虽然清秀，却丝毫没有女态。就像用翠墨勾成的莲花，虽是花朵之属，但别有一番风骨。第一眼看到他时，隋思涵欣喜若狂，觉得他是上天送给她的礼物。现在想来他哪是礼物，根本就是魔障。

“你……回来了？”隋思涵下意识地去捂自己的脸。她知道自己的脸色一定很难看。

“你脸色怎么那么差？出什么事了？”淳丰已经发现她脸色怪异，问道。

“是么？”隋思涵佯作不知，拿起镜子照了一照，“怎么成这样了……大概是我昨天晚上受风寒了吧……”

“你可要小心照顾自己啊。”淳丰半信半疑地看了看她，从袖子里掏出一个香包递给她，“我今天路过集市，看到这个香包很称你衣服的花色。喜欢吗？”

隋思涵默默地把香包接了过来，脸上浮起一层微阴的潮红。他就只会给她买香包。出去游玩的时候偶尔带一个回来，就像给小孩发糖豆一样。饶是如此，她仍是把这些香包珍藏着，得到的时候也是欣喜万分。如今她看到这些香包时，心里却不知道是什么滋味。

“哦……”见隋思涵不说话，淳丰倒莫名地尴尬起来。

“您……今天晚上还读书？”见他尴尬，隋思涵也尴尬起来，只好胡乱找话。

“是啊，”一听到“晚上”这个词淳丰就莫名有些慌张，脚尖下意识地移动着，似乎想离开，生怕隋思涵会赖着他似的，“我今天晚上还要彻夜读书。”

说罢，便找了个借口溜了。隋思涵怔怔地看着他远去，忽然抓起剪刀把香包剪得粉碎，又把碎屑全部抖在地上。之后却又觉得这些碎屑实在可怜，又把它们拾起来重新拿个香袋装了。

她叹息着把香袋收到梳妆匣的最里层——这是她收那些香包的地方，然而又开始寻思如何逮信安前来问话。如果他也敢支吾不说，她就要吴妈她们拿笞帚拷问他了。她暗暗地打定了主意。

忽然有一道异样的银光掠过隋思涵的视野，她猛地打了个冷战，从梳妆匣边捻起几个银豆子来。这好像是她给云安的那几个银豆子！怎么会在这里？这小子偷偷地放回来了？还是……

隋思涵猛地想起刚才淳丰正站在梳妆匣边，顿时全身都僵硬了。是他拿回来的吗？他已经知道了？他这是什么意思？是警告她，要她适可而止吗？

隋思涵呆呆地坐在那里，感到冷汗正不断地从毛孔里沁出来。

简直要疯了……她应该是理直气壮的一方啊，为什么会有一种做

贼被人发现了的感觉呢？

银豆子的出现完全打乱了隋思涵的阵脚，仓促间也不敢去找信安了。晚上。她在窗前呆坐。按理说她现在该休息了，可是她就是没法合眼。她要彻夜看着淳丰那边，看看那个女人还会不会出现！

不过，今天淳丰那里倒是出奇的宁静。隋思涵很快就无法继续保持警惕，开始昏昏欲睡。就在她快要睡着的时候，忽然听到西边厢房里传来一阵异样的响声。

隋思涵一听西厢房有响声就睡意全无。西厢房是她放嫁妆的地方，里面可有很多细软。嫁妆对女人历来很重要，隋思涵来不及叫吴妈，自己掌着灯先走了过去。她此时还想不到有外贼，只以为是她房里的小丫头想偷点小东西。然而等她走进西厢房，就觉得不对劲了：在阴影里翻箱子的身影她一点都不熟悉！

“你……”隋思涵壮着胆子喊出一句。翻东西的黑影猛地站起身来。就在这时，窗外忽然卷进一阵怪风，猛地把蜡烛吹灭了。黑影的头发被怪风吹散了，在月光下犹如蓬头恶鬼！

“啊——”隋思涵惊呼了一声。

为了阻止她喊叫，黑影径直朝她扑了过来。隋思涵奋力抓住黑影按向她脸的手，用尽全身力气大叫：“来人啊。”

黑影伸出另一只手来掰她的手，又被她狠狠扭住。隋思涵忽然感到掌心里一阵刺痛，似乎抓到了什么长锥形的东西。

这是什么？凶器？

觉得性命受到威胁的隋思涵竭力大声喊人。黑影吓坏了，猛地推开她，一阵风般地逃走了。吴妈他们这时才掌着灯过来。她们看到隋思涵狼狈地坐在地上，地上则一片狼藉，吓得赶紧围上来问这问那。

隋思涵没有理她，只是慢慢地打开手掌。她的掌心里赫然是一个被捏扁的黄金指甲套。隋思涵想起冰谊那毒刺般的手指，下意识地捏紧了指甲套：她竟然半夜来偷她的嫁妆？她到底想干什么？

天刚蒙蒙亮，隋思涵就带着吴妈和三个丫头去了冰谊那里。她的脸绷得紧紧的，面笼严霜。昨天她仔细查看了自己的嫁妆，并没有丢失什么。但这不能成为她不追究冰谊的理由。冰谊还没有起床。隋思涵带着丫头直接进屋，搞得她只得在床上见她。

“嫂子有何事？怎么现在来找我？”冰谊坐在被窝里，慌乱地地理着蓬乱的头发，已经有些愠怒。

隋思涵紧抿着嘴，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她飞快看向冰谊的尾指，果然发现那指甲套没了。冰谊那阴白的指甲弯着，像个鱼刺般翘着，说不出的丑陋。

“你那指甲套怎么没了？”隋思涵冷笑着开了口。

“啊？”冰谊一愣，下意识地朝尾指看了一眼，“昨天丢了……哎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”

隋思涵没有理她，伸手从袖子里掏出了那个黄金指甲套，嘴边的冷笑宛如一弯冰钩：“请问你认不认得这个指甲套呢？”

“啊？”冰谊露出糊涂的神情，伸过头来看了看，“我没见过这个指甲套啊？这你是从哪里弄来的？”

“真的不认识吗？你再好好想想。”隋思涵紧紧地握住那指甲套，联手一起藏到了袖子里。她怕冰谊是假装糊涂，然后忽然伸手过来把它抢走。

冰谊的表情更加迷茫：“我真的不认得它啊……哦，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是我的，才专程送过来的？谢谢你的好意，不过这真不是我的……”

隋思涵不动声色地盯着她，看看她能演戏到什么时候。冰谊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脸色渐渐变得难看起来。

“三少奶奶！”侍候冰谊的竹韵忽然满脸笑容地走了进来，“你看奴婢找到了什么！”

隋思涵和冰谊同时朝她看去。接着冰谊的脸上露出喜色，隋思涵却是满脸惊疑。竹韵的掌中赫然是一个黄金指甲套，和隋思涵手中的那个长短一样，大小也相同。

“涵嫂子，看到了吧，这才是我的。”冰谊笑着把它捻过来套到手上，“你的那个，大概是其他什么人掉的吧？”

隋思涵目不转睛地盯着她，轻轻地咬住了嘴唇。竹韵手中的指甲套真的是冰谊丢失的那个么？会不会是她为了混淆视听，连夜叫人新打的呢？为了让她隋思涵抓不到她的把柄？

隋思涵一脸凝重地回到自己的小院。刚才她也许继续追问几句就可以找出冰谊的破绽，但她并没有那么做。不因为别的，就因为在大户人家当少奶奶，每一步都走错不得。如果这个指甲套真不是冰谊的，她冒冒失失地拿错了人，不仅会落个“愚蠢多疑”的臭名，合家大小说不定还会怀疑她别有用心。

隋思涵用力地掐了掐太阳穴。她的头又有些晕。先是她的丈夫被人染指，然后是她视如生命的嫁妆险遭窃盗。她已经焦头烂额，却必须一个人面对这些事，连个帮忙的都……

想到这里隋思涵下意识地朝淳丰的院子看了看。淳丰正好从院子里出来。她的心头忽然一阵沸热，二话不说就冲了过去。

“思涵，你怎么了？”淳丰吓了一跳。

“相公，我害怕。”隋思涵的眼圈红红的，说不出的可怜可爱，“昨

天晚上，有贼到我房中偷窃……”

她要看看淳丰对她还有没有一点的怜爱之心。

“哦，这可真是件祸事，”淳丰莫名地局促起来，下意识地把目光往旁边挪，“你禀报父亲了没有？丢了什么？要不请父亲命人在家里搜一搜……”

他的样子像是看到了什么可怵的东西一样。

“不用了，也没丢什么。想来只是屋里的小丫头想偷点小东西吧。不值得因为这件事闹得全家都不安……”隋思涵见淳丰这样子，说不出的气恼沮丧。她嘴里说要息事宁人，却无法真的什么都不追究。她想追究的不是偷东西的人，而是她这个无情无义的丈夫。

隋思涵忽然凑近一步，紧紧地抓住他的胳膊。

“你！你干吗？”淳丰警惕心起。

隋思涵的脸涨紫了，更加用力地把他的手往怀里扯。就在这时旁边忽然传来一声怪笑，吓得她赶紧放开淳丰的手。

小叔淳亨走了过来，一边走一边朝他们嬉笑。淳丰更尴尬了，恨恨地甩了甩袖子离开。他逃走了，隋思涵却款款地站着——如果她再逃走，就真像他们在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了。她和淳丰怎么会见不得人？他们可是名正言顺的夫妻！

转眼，淳亨已经走到了隋思涵的面前。淳亨和淳丰同是大太太所生，长得和二哥差不多清秀，只是多了一双桃花眼。隋思涵最讨厌他这双眼睛，因为她每次被这双眼睛扫到的时候，都会感到莫名的心悸。当然了，她不能让他发现她讨厌他，等淳亨走到面前的时候，她还要主动打招呼。

隋思涵看到他手中白扇上有一副墨迹未干的山水图，图上落款是“冰雨”，便轻启朱唇笑道：“三弟又和冰家大少爷秉烛夜游去了？”